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七百四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吳璣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唐作梅

册府元龜卷七百四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陪臣部

規諫第二

老古晉之農夫也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壹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猒閒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猒深而之淺故得諸

侯厭衆而亡其國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故不歸人將居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欒武子曰其子安在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處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子上楚令尹也楚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

舉常在少者舉立也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能忍行不義不可立也弗聽

樂豫宋大夫也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本枝蔭庇之多故君子以為比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

者殺公孫固公鄭於公宮二子在公宮故為亂兵所殺六卿和公室

叔仲惠伯魯大夫也穆伯公孫敖也如莒莅盟且為襄仲逆

女見之美自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惠伯諫曰臣聞

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冦冦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

作亂而不禁以啓冦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子

使仲舍之舍不娶公孫敖反之還莒女復為兄弟如初從之

士季晉大夫隨會也晉靈公不君宰夫胹熊蹯不熟殺

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以草索為之筥屬趙盾士季見其

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伏公不省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群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袞君之上服闕過也言服袞者有過則惟仲山甫能之君能補過袞不廢矣常服袞也

孫息晉大夫也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謂之曰子欲諫邪孫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孫息即正顔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雞子置其上左右懼息靈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人叛亡隣國謀議將興兵公乃壞臺一云晉平公為九層之臺

又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曰自其父之死吾蔑與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是女齊事君必有規諫必諫作臺

洩冶陳大夫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衵服近身衣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宣示也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納藏衵服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蘇從楚大夫也楚莊王侶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

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在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之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數月淫益甚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一云楚莊王莅政三年不治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羣臣曰王莅事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士

慶入再拜而進隱曰有大鳥來上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群臣之慝是鳥雖不蜚蜚必沖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說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為令尹授之相印

申叔時楚大夫也楚莊王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夏姬子徵舒弑靈公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轘車裂也栗門陳城門因縣陳城陳以為楚縣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殺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

（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詞也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為愈於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申公巫臣楚大夫也楚莊王討陳夏氏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滛滛為大罰周書曰明徳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徳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孫叔敖楚令尹也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有敢諫者至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鈇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

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又不知黄雀在後舉其頸欲啗而食之也黄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榆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黄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掘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又莊王問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

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安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强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道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為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田賛衣儒衣而見荆王楚莊王也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賛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耶對

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也賛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適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為大王不取也意者為其義邪甲者兵之事折人之首刳人之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為其實邪苟慮害人人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甚不安之二者為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也

詹何楚人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於

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亦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優孟楚之樂人也嘗以談笑諷諫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

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雕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内向故曰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衞其後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廟食大牢奉以萬户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柰何優孟曰請以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槨銅歷為槨齎以薑棗薦以木蘭

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士渥濁晉大夫士貞子也晉林父帥師與楚戰於泌晉師敗績晉師歸桓子林父也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

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警戒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伯宗晉大夫也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繫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

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汙受汙濁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資亦或居藏瑕穢國君含垢忍垢恥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為說小惡而損大德之喻君其待之待楚衰乃止

里革魯太史克也魯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泗在魯城北里革斷其罟而棄之罟網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令孟春蟄虫始震魚上冰獺祭魚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

國人助宣氣也水虞漁師也掌川澤之禁令講習也罛魚網罶笱也名魚大魚川禽鱉蜃之屬諸之也時陽氣起魚陟負氷故令國人所以助宣氣也月令季冬始魚乃嘗魚先薦寢廟鳥獸孕水虫成孕懷子謂春時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為夏犒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罝兎罟羅鳥罟禁禁不得施猎㩳犒乾也夏不得取於此時㩳刺魚鱉以為夏儲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取魚鱉助生物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穽鄂罝當為罜罜麗小網穽坑也鄂作格所以誤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虫懷孕之時禁魚鱉之網設取獸之物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以獸實宗廟庖廚而長魚鱉畜四時功足國財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槎斫也以株生曰蘖澤不伐夭草木未成曰夭魚禁鯤

鮞鯤魚子鮞未成魚獸長麑麇鹿子曰麑麇子曰麇鳥翼鷇夘翼成生哺曰鷇未乳曰夘蟲舍蚳蝝蚳蟻子可以為醢蝝蝮蜪可食舍不取也蕃庶物也古之訓也蕃息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別別於雄而懷子藝極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正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良善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言見此罟則不忘里革言諗告也師存侍師樂師名存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寘置晉人殺厲公晉人欒書中行偃邉人以告邉人疆埸之司也成公在廟成公魯宣公之子黑肱公曰臣弒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

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君天也故其威大）失威而至於弒其過多矣（過不積不至於弒）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回邪）民旁有慝無由省之（慝惡省察）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陷墜振救）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國安用之桀奔南巢（南巢揚州之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是）紂踣于京（踣斃也京殷京師）厲流於彘（周厲王彘晉地）幽滅於戲（幽王為西戎所殺戲戲山在西周）皆是術也（術道也失威多過之道）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

由民何能為焉以君喻川澤民喻魚也魚從川之美惡以為肥瘠

季文子季孫行父也魯大夫也魯成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邇近也諸侯聽焉未可以貳聽服也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大史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苗賁皇晉大夫也晉侯盟諸侯於斷道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桓子及歛盂高固逃歸晉人執晏弱

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于温野王縣今屬河内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鬬椒之子楚滅鬬氏而賁皇食邑於苗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言汲汲也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舉亦皆也齊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沮止也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歛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絶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彼齊三人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

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士燮晉大夫范文子也晉厲公與楚子戰於鄢陵楚子敗績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驕勿周書曰惟命不於常有德之謂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

魏絳晉大夫魏莊子也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恃其射也羿善射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棄武羅伯因熊髡龎

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内内宮人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欺罔之而虞羿於田樂之以游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也外内咸服信浞詐羿猶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羿獵還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殺之於國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浞因羿室就其妃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

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南有斟亭處

澆於過處豷於戈過戈皆國名也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靡自有鬲

氏收二國之燼燼遺民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少康

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后杼少康子有窮由是遂亡失人

故也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

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太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

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芒芒遠貌畫分也經啟九道啟開九州之道民

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在

帝夷羿冒於原獸冒貪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獸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於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柳莊衛大夫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欲賞從者以懼居者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于衛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言從守若一靮紲也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言有私則生恐弗果班

師曠字子野晉太師也衛公出奔師曠侍於晉侯晉悼公也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

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過則正之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為書（謂太史君舉則書）瞽為詩（瞽盲者為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得誹謗）商旅於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狥於路（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狥於路求歌謡之言）官

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遒人徇路之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石言於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晉平公也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抑臣又聞之抑疑辭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彫傷也怨讟竝作莫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

虒祁之宮（虒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咎遠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不能言謂不知言理以僭言見退者其言非不縱舌出以僭而無信自取瘁病故哀之）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哿善也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順敘以聽言見答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逸師曠緣間流轉終歸於諫故以此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甚

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採名譽百姓侵寃無所告愬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饜餡諛之人容容在傍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

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范獻子晉大夫也魯昭公如晉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愬于晉（愬魯受牟夷）晉侯（平公也）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間暇也）乃歸公

屠蒯晉宰夫也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逆）還卒於戲陽（槐郡）

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殯於絳未葬晉侯飲酒樂平公也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許之公許也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曰汝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聽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於忌日女弗聞而樂是不聽也不聞是義而心樂又飲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故主視服以旌禮旌表也禮以行事事政令事有其物物類也物有其容容貌也今君

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故曰非其物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而志充志以定言在心為志發口為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聦明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

叔向晉大夫也晉平公射鴳不死竪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

先君唐叔射鵽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趨赦之

固桑晉船人也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嘆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固桑一云蓋胥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

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者六翮耶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郭榮齊大夫也晉伐齊師至於楊門齊侯靈公也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光也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劒斷鞅乃止

叔仲昭伯魯大夫叔仲帶也襄公入楚及漢聞康王卒

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一人謂康王）為其名與其衆也（名謂為大國有盟主之名也衆略地多兵甲衆）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為姑從君乎（惠伯魯大夫仲孫他之子子服椒也姑且也）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憚難）非義楚也畏其民與衆也（義楚非必楚有義而往）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慶猶賀喜福也）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芈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芈楚姓嗣嗣世任當也誰當代之當喪為主者）

乎言必自當之故不可不往弔也王大子又長矣執政未改執政令尹司馬改易予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言我為楚先君故來聞死而去後嗣臣子誰肯自謂德不如先君將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舉動也如在國聞楚有喪將為之舉動而往況已至漢聞喪而還其誰言魯不輕侮之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貳任當由從也言楚臣方事其君而當其政誰肯從已時而使諸侯有攜貳者乎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讎不滋大乎說猶除也滋益亟疾也言楚之君臣求除其輕侮已者將亟疾於前之人其讎不益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二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懦弱憚難也言楚人欲除侮慢之耻

不懦弱其執政之臣無二心以楚大讎爲魯作難其誰能待之待猶禦也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走之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可可還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

榮成伯名欒魯大夫也魯襄公如楚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方城楚北山卞魯邑季武子取之以自予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伐季氏言魯者季氏專魯國也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暱親若得楚師以伐魯魯

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夙武子名言夙取卞時魯人不違是聽用其命必同心而守故曰固矣若楚之克魯克勝諸姬不獲闚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無亦亦也同類同姓攘却也言楚亦將自置其同姓於魯以取天下不予君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予之以卞予武子也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悛改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庸用也言公欲伐魯若人醉而怒今止若醒而喜用何傷乎君其入也乃歸

遠子馮楚令尹也吳人召舒鳩人反楚舒鳩楚屬國召欲與共伐楚楚子師於荒浦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二子楚大夫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二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

司馬侯晉大夫也楚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

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不易言有難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欲得諸侯謀事補闕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虞度也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晉侯平公也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惟天所相相助也不可與争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棄不以為君吾又誰與争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

而多馬齊楚多難多難之穀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常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荊山在新城汙鄉縣南中南在治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減亡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享通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

垂為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事在莊九年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丕鄭事在僖九年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往也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一說晉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觀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

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使叔向傅太子彪平公也

冊府元龜卷七百四十一

册府元龜卷七百四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陪臣部

規諷第三

椒舉楚大夫也楚子會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
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
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
臺陂盖啓享諸侯於此　商湯有景亳之命

（靈王也）（啓禹子也河南陽翟縣南有鈞）（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縣）周

武王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康有酆宮之朝（酆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有塗山之會（周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塗山在壽春東北）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名陵之禮）楚子示諸侯侈（自奢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啟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東

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楚子圍朱方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而從戮播於諸侯焉用之播揚也王弗聽負之斧鉞以狥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弑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

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伍舉即椒舉也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雕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

駟騑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剋敵而無惡于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營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大宰啟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大小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以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

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敗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

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為臺榭將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楚其殆矣

薳啓疆楚大夫也晉韓宣子如楚逆女叔向為介及楚楚子靈王也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䘏其佗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刖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

夫莫對遠啟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珪以為信享頫有璋享饗也頫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為君使執璋小有述職諸侯適天子曰述職大有巡功天子巡守曰巡功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言務行禮宴有好貨宴飲以貨為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飧有陪鼎熟食為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入有郊勞賓至逆勞之於郊出有贈賄去則贈之以貨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失朝聘宴好之道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

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為備誰其重此言怨重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耻之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麇群也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吴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吴荀偃之子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

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韓襄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也晉人若喪韓起羊肹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輔韓須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二縣故但言彊家長轂七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

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伯仲行吳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擒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啟疆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亦厚其禮

申無宇楚大夫也楚靈王城陳蔡不羮襄城縣東南有不羮城定陵西北有不羮亭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

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氏五雉為五工正蓋五官之本也末世遂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令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大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令棄疾在外鄭丹在內襄十九年丹奔楚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宋蕭亳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西安縣

也齊大夫雍廩邑衛蒲戚實出獻公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折其本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又云楚靈王城陳蔡不羮使僕夫子晳問於無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惟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二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者昔者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卞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衛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卞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弑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徵衛實難桓景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指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之以名書

之以文道之以言及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䖟蠻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楚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晳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也可以懼哉三年陳蔡不羮人納棄疾而弑靈王矣

鄭丹楚大夫也楚子狩於州來狩冬獵也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西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欲圍之以偪吳楚子次於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以豹皮為履執鞭而出執鞭以教令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

夕莫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級（齊太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子伯禽）竝事康王（康王成王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在新城沶鄉縣南）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太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

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羮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鏚斧也柲柄也破圭以飾斧柄敢請命請制度之

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磨礪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己喻鋒刃欲自磨礪以斷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志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游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逸詩矣王是以獲沒於祇宮獲沒不見篡弑臣問其詩而

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巳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白公子張楚大夫也靈王虐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考

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考子亹已止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禮曰其中退然夭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也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佗言不欲聞諫白公又諫王如史考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武丁高宗聳敬至通也通於神明夢見傅說也於是乎三年嘿以思道嘿諒闇也思道思君人之道書曰高宗諒闇不言乃讙也卿士患之患不言也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稟受武丁於是作書以書解卿士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

之不類茲故不言類善茲此如是而又使以象旁求四方之賢聖思賢而夢見之識其容狀故作其象而使求之也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公上公也書序高宗夢傅說使伯工營求之野得傅說作說命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使磨礪也若涉水用汝作舟喻遭涉水若大旱用汝作霖雨大旱自比苗稼三日以上為霖啟乃心沃朕心啟開也賢者之心比霖雨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以藥喻忠言瞑眩煩瞀攻已急也瘳愈也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視若武丁之神明也通於神明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以為輔令君或者未及武

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難以保國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非嫡嗣還軫諸侯不敢淫逸還軫謂出奔心類德音以得有國類善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輿衆也誦誦善敗也誥告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備滿也方百里曰同方欲美之故尤小焉而至於是有畿田方千里曰畿以屬諸侯屬會至於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為政不躬親則衆民不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

復語病不能然故復使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憖猶願也寘置也對曰賴君之用之也故言賴恃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犛犛牛規諫也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瑱難盡而又以規諫為之乎今象出徼外其三獸則荆交有焉巴浦地名或曰巴郡浦合浦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叔向晉大夫也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報送女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衷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

民胥效矣言上敎下效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逆書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為則無寧寧也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子瑕楚令尹也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弟靈王執以歸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之怒可也乃歸蹶由

晏嬰齊大夫齊莊公將伐晉問於晏子晏子對曰君德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德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

者困今君志於勇力之士以伐盟主幸而不濟君之福不幸而有功憂必及君莊公作色不悅晏子辭而不為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大行朞而民散身滅於崔氏又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囂聲塵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不敢勞衆為巳宅公笑曰

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繁多也有鬻踴者故對曰踴貴屨賤景公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如行也祉福也遄庶也言君而行福則庶幾亂即止也其是之謂乎又景公疥遂痁痁瘧疾也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

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

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以成其違不卹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還猶顧也）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言君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詞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

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為近關所征稅任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承嗣大夫世位者布常無藝藝法制也布政無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

鄙詐為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景公田於沛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

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炊也宰夫和之
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以平
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可也臣獻其
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
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
羹既戒既平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和濟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和羹備五味與於大
羹鬷假無言時靡有爭鬷總也假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先王之
濟五味濟成也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

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者有大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黄鍾太蔟姑洗㽔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為律隂聲為吕比十二月氣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武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以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為和樂清濁大小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心平則德音無瑕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

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皥之司寇也）季萴因之（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齊侯甘於所樂志於不死晏子稱古以節其情願）又景公時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謟（謟疑也）不二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

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翼翼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也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又景公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

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常守業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

國也久矣與天地竝禮義興則有天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恭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禀於天地以為其民是以先王上之禀受也

大宰犯楚大夫也宋華氏之亂晉曹衛救宋敗華氏圍諸南里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

事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子家駒魯大夫也魯昭公將弒季氏傳言弒者從昭公之詞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諸侯稱公室吾欲弒之如何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為如人君故言弒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失禮成俗不自知也子家駒曰設兩觀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乘大路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朱干干楯也以朱飾楯玉戚戚斧也以玉飾斧以舞大夏

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于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已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已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侏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委已者也委食已者而柔焉柔順季氏得民眾久矣季氏專賞罰得民眾之心久矣民順從之猶牛馬之於委食已者君無多辱焉恐民不欲從君命而為季氏用反逐君故云爾子家駒上說正法下引時事以諫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昭公不從其言終敗焉果反為季氏所逐

公子西楚大夫也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奔故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居大封田土而定其所居徙之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二子奔楚楚使逆之於境也養即所封之邑莠尹然左司沈尹戌城之城養取其城父與胡田以與之胡田故胡之地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柔服謂不與吳搆怨吾又彊其仇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仇謂二公子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

通令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言其事行可知不久我盍姑億吾鬼神也億安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惡之歸將焉用自播揚焉播揚猶勞動也王弗聽吳子怒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壅山水以灌徐滅徐又昭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江夏竟陵縣西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藍尹亹涉其帑亹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嘗惟思舊怨

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也惡過
子綦楚司馬也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子綦諫曰荆臺之
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使
人遺老而忘死也王不可游也
公叔發衛大夫公叔文子也魯伐鄭不假道於衛衛侯
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
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成之
昭兆寶龜定之鞶鑑鞶帶而以鏡為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苟可以納

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為質求納魯昭公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也

蒙復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大姒文王妃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魯師

伍員吳大夫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夫椒吳郡縣西南太湖中椒山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上會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

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為澆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娠懷身也歸於有仍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牧官之長惎澆能戒之惎毒也戒備也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已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而邑諸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以收夏衆

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臣諜謀也）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戈豷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物事也）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為吳難）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恵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猶言天與不取）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姓言可計日而待）介在蠻夷而長寇仇以

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欲伐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拂絶）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反振旅而討之也）申胥諫曰不可許也（申胥即伍員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以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轉玩弄也脈本曰股）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婉順約卑從隨也）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使吾甲兵鈍獘民人離落而

日以憔悴離畔落殞憔悴疲病也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炎炎進貌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傳曰封豕長蛇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奚何隆盛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虞度若無越則吳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疥癬也疥癬在外為害微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

越實有吴土壤地接而越修德也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鑑鏡也以人為鏡見成敗以水為鏡見形而已書曰人無於水鑑當於民鑑昔楚靈王不君不得君道其臣箴諫以不入入受乃築臺於章華之上章華地名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闕穿陂壅也舜葬九疑其山體水旋其丘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也罷獘楚國以間陳蔡間候也候其隙而取之魯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不脩方城之内方城楚北山踰諸夏而圖東國諸夏陳蔡東國徐夷吴越也三歲於沮汾以服吴越沮汾水名楚東鄙沮汾之間乾谿也魯昭六年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吴師于豫章次于乾谿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殃害

也民罷國亂中外叛潰事在魯昭十三年王親獨行屏營彷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涓人今中涓也疇名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墣塊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於棘闈棘闈不納也棘楚邑闈門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申亥楚大夫芋尹無宇之子傳曰王沿夏將入鄢申亥曰吾父再干命王弗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也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傳曰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也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志記也言此事皆見記於諸侯諸侯之耳尚未忘今王既變鯀禹之功王夫

差也變易也曾語禹能以德修鯀之功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高高起臺榭下下深汙池姑蘇臺名在吳西近湖天奪吾食都鄙薦饑天奪吾食稻蟹也都國鄙邊邑薦重也今王將狼天而伐齊狼逼夫吳民離矣有離畔心體有所傾辟如群獸然一介負矢將百群皆奔傾傷也言衆獸群聚其中一介被矢則百群皆走以言吳民臨陳就戰少有傾傷亦復然王其無方收也方道收還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

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殄滅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

鮑文子齊大夫魯陽虎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於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盖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大國晉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

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容)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

逢滑為陳大夫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

以晉辟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驚動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草之生於曠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使懼而改過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陳侯從之

冊府元龜卷七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七百四十六 三五

詳校官中書臣吳璞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姜令熙

冊府元龜卷七百四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陪臣部

規諷第四

孔子為魯大夫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定公君臣失禮公患之故問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又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以其大要一言不能即興國幾近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

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言無樂于為君所樂者惟樂其言而不見違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

顔淵魯人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顔淵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佚定公

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蹴席而起曰趣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

其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見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有若為曾季氏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謂什二而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孰誰也

范蠡為越大夫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吴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持守盈滿有定傾定安傾危有節事節制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定傾者與人與人取人之心也人道好謙傾危之中當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節事者與地與地法地時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之𧇊也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陽盛則損月滿則虧盛而不驕盛元氣廣大時也不驕不自勞而不矜其功勞動而不已也矜大也不縱弛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隨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天時不作弗為之

客作起也攻者為客起謂天時利害災變之應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人事謂怨叛逆亂之萌先動為始令君王未盈而溢未盈國未富實而君意溢未盛而驕道化未盛而自驕不勞而矜其功未有勤勞而自大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吳未有天災而欲伐之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天應未至人事不起故逆於天而失人和也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行妨害靡損王弗聽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德尚禮讓勇則攻奪兵者凶器也言害人爭者事之末也言賢者修其德政而遠方附事文德不行然後用武故曰爭者事之末陰謀逆德好用凶器陰謀兵謀勇為逆德

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始以伐人人終害之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淫佚放濫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貳二也二言陰謀淫佚也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五湖今泰湖不勝棲於會稽越王歸自會稽其後十五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觥大也大飯盛饌也盛饌未具不能以虛待之不及壺飧之救饑疾也言已欲滅吳取便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也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蠡對曰微君王之言微無臣固將謁之謁請也伐吳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不及蹶走王曰諾遂

興師伐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不忍其忿)蠡進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贏縮進退轉化變易)天節固然(固然有轉化)唯謀不遷(謀必素定不可遷移)王曰諾弗許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謂若黃帝武湯)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以為常隨其贏縮也紀法也四時有轉運用兵有利鈍也周語曰王欲合是五位二所而用之是也)無過天極究數而止(極至也究窮也無過天道之所至窮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為常(皇皇著明常象

也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明謂日月盛滿時也微謂虧損薄蝕也法其明者以進取行其微時以隱遁也陽至而陰陰至而陽至極日困而還月盈而虧困窮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隨時轉運虧盈晦明之常也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後動先先動用陰謂沈重固密用陽謂輕疾猛厲也近則用柔遠則用剛敵近則用柔順示之以弱遠則抗威厲辭以抗御之後無陰蔽先無陽察後後動者大舒靜為陰蔽也先動者大顯變為陽察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藝射的也無藝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道因敵制之不預設也故往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言敵以剛強來禦已其陽節未盡尚未可尅故曰不死其野彼

來從我固守勿與勿與戰也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彼有災變則可又覩其民之饑飽勞逸以衆之言雖有災民尚盡逸飽則未也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彼陽勢已盡而吾陰節盛滿則能奪之宜為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先動為客於時宜為人客剛強力疾陽數未盡雖輕易猶不可得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時宜為人主安徐重固陰數未盡雖柔而不可困迫也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蓋左以為牡陳有牝牡使相受也在陰為牝在陽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晏晚周旋無究究窮也無窮若日月然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

言吳陽勢未盡未可擊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吳大夫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常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主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

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戹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巳屬政於執事執事蠡自謂使者去不者且得罪我為子得罪也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

赤章蔓枝𠲎繇之臣也𠲎繇山中之國近晉者也智伯

欲攻之而無道也無道路為鑄大鍾方二車軌以遺之厹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鍾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鍾方二車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鍾師必隨之不聽又諫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斬轂而行山中道狹故也至衛七日而厹繇亡

大戊午趙大夫趙肅侯游大陵太原有大陵縣亦曰大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

卜商字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絃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

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會猶合也皆也言衆皆待擊鼓乃作周禮大師職曰大祭祀師瞽登歌合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𣞤丈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一名相因以名焉齊人或謂糠為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無以治之獶獮猴也言舞者如獮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獶或為優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文侯曰敢問何如欲知音樂異也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當謂樂不失其所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

俙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偏服曰順俾當作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于後世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也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既習之久不知所由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聲也燕安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趨數讀為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不用淫樂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為人君者謹其

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椌楬謂柷敔也壎篪或為簨虡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號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石聲磬

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石聲磬磬當為罄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廉廉隅也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濫之意猶擥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為最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聞讙囂則人意動作讙或為歡動或為勳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以聲合成已之意

李克魏人魏文侯問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數戰

而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文侯又問曰人有惡乎對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弗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

狐卷子魏人魏文侯問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叟拘兄賢不過舜而象敖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

萁季魏人魏文侯見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為不築對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萁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飱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萁季矣曩者進食臣竊視之糲飱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萁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對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牆枉而不端對云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萁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

以糲飧者箕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田子方為魏文侯友文侯與之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吳起為魏西河守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侍坐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

若善修之則覇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覇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盧睪在其北伊雒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

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吴起進曰昔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吴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

友者霸是已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羣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乎吾是以有憂色也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惠公魏惠王相惠施者也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太子曰雪甚如此而葬行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者

以民勞與費用之故而不行葬不義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以告犀首犀首魏人公孫衍也佩五國相印能合從連横號為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未無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棺題曰和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

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亦曰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為義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

許綰魏人也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畚操鍤入曰聞大王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之有加綰曰雖無力能高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

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
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
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
以為臺趾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
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
已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騶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
騶忌子推戶入曰善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劒曰夫

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攫之深以爪持也攫音俱足切醳之愉者一作舒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

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引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三月而受相印

淳于髠齊之贅壻也齊威王喜隱好為滛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竝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髠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

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王大説後置酒後宫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説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𦜕

卷收衣褏也褏衿也韝臂捍也音溝鞠曲也䠆音其紀切又與跽同謂小跪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眙吐飢切直視貌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猶言有餘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一本云留髡坐起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

之時髠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王斗齊人也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

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閒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為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抎（云粉切）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

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莫敖子華楚大夫也楚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

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子華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

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舉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師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社稷其庶幾乎

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鋭赴强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人

楚之使棼冐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蒲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蒲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冐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鬬於宮唐之上舍鬬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

乎遂入大宫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昬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悉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冐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蒙穀是也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

入死之可患殺而不避子華聞之其君好射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樛留韓宣王時人也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

危矣

中期秦昭王時人也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强對曰不如始强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嘗卯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强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

中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强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

决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沈者三板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强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無易也於是秦王恐

貫珠者齊人也莫知其名氏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

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沙中田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嚴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

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嗟乃王之教澤也

貂勃齊襄王時人也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田單也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

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别且其志欲為不善内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之宴酒酣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

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之不若也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人禽

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正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其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邑萬户

屈原字平楚大夫秦使張儀獻楚懷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絶齊楚使受地儀詐曰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

里懷王怒興師伐秦楚大敗明年秦割漢中地以和楚王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儀請如楚儀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其後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入武關秦伏兵絶其後因留王竟

死於秦

莊辛楚襄王時人也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山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

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柰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絶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寅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黄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

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鰋鯉仰嚙蔆荇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

飲茹谿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而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戴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受之封為陽陵君

雍門司馬齊大夫（不載名氏）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

樂閒事燕封昌國君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

為可卒起二軍車二十乘栗腹將而攻鄗在常山今曰高邑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蹵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為王也燕軍至宋子屬鉅鹿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閒奔趙

冊府元龜卷七百四十三